

王明蓀主編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五編 第七冊

唐代前期(618~755)對安西四鎮的經營

曾賢熙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五 編

王 明 蓀 主編

第 7 冊

唐代前期（618～755）對安西四鎮的經營

曾 賢 熙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唐代前期 (618～755) 對安西四鎮的經營／曾賢熙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 100〕

目 4+156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五編；第 7 冊)

ISBN：978-986-254-421-1 (精裝)

1. 外交史 2. 邊疆問題 3. 唐代

618

100000577

ISBN-978-986-254-421-1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五 編 第 七 冊

ISBN：978-986-254-421-1

唐代前期 (618～755) 對安西四鎮的經營

作 者 曾賢熙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初 版 2011 年 3 月

定 價 五編 32 冊 (精裝) 新台幣 5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唐代前期（618～755）對安西四鎮的經營

曾賢熙 著

作者簡介

曾賢熙，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曾任大葉工學院共同科講師、副教授、大葉工學院教務處課務組主任，現任大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通識教育中心合聘副教授。撰有《唐代前期（618-755）對安西四鎮的經營》（碩士論文，1983），《唐代汴州——宣武軍節度研究》（博士論文，1991），以及在期刊、研討會發表之論文 30 餘篇。

提 要

李唐開國，本其關中本位政策，定都長安，欲保首都所在的關中，則必須控有河隴；欲控有河隴，則必須掌握西域的控制權。安西四鎮，古稱西域，具有隔斷羌、胡的作用。唐代前期的外患主要來自北方的突厥，與西方的吐蕃。唐為保關中，為防突厥與吐蕃合勢的威脅，則必須控有安西四鎮，故唐代前期百餘年間，所以對安西四鎮經營不輟者，原因在此。本文重在說明唐代前期的四鎮經營兼及唐代國勢盛衰的情形。全文凡六章：

第一章「前言」：旨在說明研究的動機、研究的方法、及預期成果。

第二章「四鎮的地理與人文」：凡分三節，旨在說明四鎮在地理及人文上的特殊性，及其在唐與突厥爭霸中亞時的地位。

第三章「唐代初期對西域的經營」：共分三節，旨在闡述唐國都之所在及其國策，以及唐朝君臣對打破東西突厥鉗形威脅的努力與成果。

第四章「吐蕃東突厥交侵時期唐朝的艱苦奮鬥」：凡分三節，旨在說明唐朝君臣如何在吐蕃與突厥交侵時期，繼續對四鎮的經營，並運用安西四鎮的特殊形勢對吐蕃進行反包圍。

第五章「安西四鎮的經營與內政外交的變化」：共分四節，指出長期的西域經營對唐朝內政上、外交上的影響。

第六章「結論」：對前五章的研究成果作一總結，並提出未來研究方向。



目 次

第一章 前 言	1
第二章 四鎮的地理與人文	5
第一節 四鎮的地理	5
一、山系水系	5
二、氣候與物產	10
第二節 交通路線	13
一、北 道	14
二、中 道	17
三、南 道	19
第三節 四鎮民族素習	20
第三章 唐代初期（618～658）對西域的經營	29
第一節 唐代國都與西北民族的關係	29
第二節 東突厥的侵凌與西突厥的控制西域	37
一、東突厥的侵凌壓境	38
二、西突厥的控制西域	41
三、唐對威脅的突破策略	45
四、平頡利及其善後處理	49

第三節 天可汗時代的西域經營——初置四鎮	52
一、平吐谷渾——去西顧之憂	52
二、滅高昌——奠西進之基	54
三、滅薛延陀——北荒悉平	55
四、平焉耆	57
五、滅龜茲——初置四鎮	58
六、服疏勒	59
七、威于闐	59
八、平西突厥	59
第四章 吐蕃東突厥交侵時期唐朝的艱苦奮鬥	61
第一節 來自西南方與北方的雙重壓力	61
一、吐蕃的崛起	61
二、東西突厥的叛亂	63
第二節 吐蕃的擴張與突厥的實力封鎖	66
一、吐蕃的擴張	66
二、東突厥的復興	69
三、孤島式的四鎮經營	76
第三節 開元天寶期的四鎮經營	84
一、突厥默啜之死與北疆	84
二、唐對吐蕃的反包圍	88
三、安西都護府與西突厥	96
第五章 安西四鎮的經營與內政外交的變化	99
第一節 兵制的改變	99
第二節 唐代天可汗制度與安西四鎮	101
第三節 降胡與蕃將	105
一、降胡處置（一）——東突厥	105
二、降胡處置（二）——西突厥	106
三、重用蕃將	110
第四節 西北極度發展造成的東北危機	112
第六章 結 論	117
參考書目	119

附 錄

唐代御史與相關使職探討	133
唐代前期州縣穀類租賦繳收程序初探	147

附 圖

圖一：唐代前期安西四鎮關係位置圖	6
圖二：唐代安西四鎮地形圖	9
圖三：唐代西域三道交通路線圖	15
圖四：隋末黃河以北群雄割據圖	40
圖五：唐武德五年黃河以北群雄割據圖	42
圖六：唐代前期亞洲形勢圖	44
圖七：唐武德二年黃河以北群雄割據圖	46
圖八：唐太宗平東突厥後重佈北方防線圖	53
圖九：唐與東西突厥吐蕃關係位置圖	64
圖十：武后中宗期北防突厥軍鎮圖	75
圖十一：玄宗對吐蕃進行反包圍作戰期西域形勢圖	91
圖十二：唐代河湟青海地區交通與軍鎮示意圖	95

附 表

表一：西域諸國之地理與人文特性表	22
表二：唐代初期（619～629）東突厥吐谷渾入侵表	31
表三：東突厥可汗世系表	35
表四：唐突厥交戰表（679～716）	70
表五：武周後期（692～704）武將一年內西征北伐表	78
表六：西突厥部落寇掠表（692～703）	81
表七：開元二年～三年（714～715）默啜部屬降唐表	85
表八：唐與吐蕃交戰表（714～753）	89
表九：唐代葱嶺西諸國封王表	102
表十：安西、北庭都護運用天可汗制度所發外兵表	104
表十一：西域四都護人選表	107
表十二：高宗武后時北方防禦系統表	113

第一章 前言

李唐開國，本其「關中本位政策」（陳寅恪語）定都長安。唐代初期爲保障首都所在的關中，採以攻爲守、積極進取的政策，先後滅東、西突厥，威服西域。其後吐蕃崛起，東突厥復國，予唐的西北邊疆極大的威脅。在唐代前期（西元 618～755）與外族的和戰關係中，安西四鎮——龜茲、于闐、疏勒、碎葉〔註 1〕在戰略上、交通上，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唐得之則可以稱

〔註 1〕關於安西四鎮是哪四鎮，由於史書記載的不同，因而引出許多說法：（一）史書記載之異同：（1）《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龜茲國云：「先是，太宗既破龜茲（貞觀二十三年），移置安西都護府於其國城，以郭孝恪爲都護兼統于闐、疏勒、碎葉，謂之四鎮。」（鼎文版，頁 5304）；（2）《冊府元龜》，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冊二〉云：「先是，太宗既破龜茲，移置安西都護府於其國城，以郭孝恪爲都護兼統于闐、疏勒、碎葉，謂之四鎮。」（清華書局影印，頁 11340）；（3）《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龜茲國云：「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始徙安西都護於其（龜茲）都，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四鎮。」（鼎文書局，頁 6232）；（4）《資治通鑑》，卷二〇一〈唐紀十七〉，高宗咸亨元年（670）四月條云：「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罷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宏業書局縮印本，頁 1712）；（5）《舊唐書》，卷九十三〈王孝傑傳〉：「長壽元年（692）爲武威軍總管，與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率眾以討吐蕃，乃克復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而還。」（鼎文書局版，頁 2977）；（6）《資治通鑑》，卷二〇五〈唐紀二十一〉，則天后長壽元年（692）九月條：「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復取四鎮。」（宏業書局縮印本，頁 1744）

因以上史書記載有出入，故《唐會要》，卷七十三，〈安西都護府〉條載：「蘇氏記曰：『咸亨元年四月罷四鎮，是龜茲、于闐、焉耆、疏勒；至長壽二年（當爲元年）勅，是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兩四鎮不同，不知何故。』」（世界書局版，頁 1326）從而引出各家說法的不同。（二）各家說法之異同：（1）

霸中亞，隔斷西突厥與吐蕃的聯合；失之，則藩籬盡撤，危及關中，故唐代前期所以積極經營西域，其原因在此。

清末民初，對西域考古掀起熱潮，外國學者較著名者有匈牙利斯坦因（A. Stein）；德國勒柯克（A. Von Lecog）；法國伯希和（P. Peliot）；俄人科智洛夫（P. K. Kozloff）；日人橘瑞超、大谷光瑞；英人斯文海定（Sven Hedin）等，皆有文章發表。中國方面亦自組西北科學考察團及西北史地考察團，著名學者有黃文弼、賀昌群、向達、羅振玉、王國維、勞幹等〔註2〕。此後陸續有其他學者繼續從事西域的研究，然其內容不是偏於考古發掘之敘述，即是考證文章，均無將四鎮獨立為一特區來研究其與各國關係者，筆者不揣淺陋，試

松田壽男：碎葉鎮之置，始於顯慶三年（658），蘇定方討滅西突厥時。至天授元年（690），碎葉鎮已為突騎施所據。開元七年（719）形式上放棄，而代以焉耆鎮。〔見松田壽男著，楊鍊譯，〈碎葉與焉耆〉，收入《西北古地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3年10月台二版），頁18～37〕；（2）大谷勝真：太宗時代，碎葉猶未包含在四鎮內。碎葉之列入四鎮，應在顯慶三年（658）賀魯平定後。（大谷勝真著，周一良譯，〈安西四鎮之建置及其異同〉，《禹貢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民國23年8月1日出版，頁15～22）；（3）章群：根據《唐六典》記載，以為四鎮（安西、疏勒、于闐、焉耆）在顯慶三年（658）以前即已存在，顯慶三年以龜茲代安西，然而何以去焉耆而代以碎葉則無可考，蓋隨時宜有所更易。自長壽二年（當為元年）王孝傑復四鎮，至聖曆二年（699）頃，碎葉又失，其間碎葉為中國有者不過十年。而自其既失，事實上焉耆已代碎葉為四鎮之一。（章群，〈唐代降胡安置考〉，《新亞學報》第一卷第一期，1955年8月1日出版，頁293～295）；（4）黃麟書：貞觀二十三年所置之四鎮為龜茲、于闐、疏勒、碎葉。蓋雖兵力未達而影響力已達也。「自龜茲而西北，鎮碎葉；自龜茲而西，鎮疏勒；自龜茲而西南，鎮于闐，形成扇狀伸展其前進之據點……是時焉耆在安西龜茲之兵力範圍以內，同於西州，不須亟亟如上四城之置鎮。焉耆列於安西之四鎮，乃在高宗之世。」安西四鎮之始棄於永徽元年（650）與阿史那賀魯之叛有關。高宗顯慶三年（658）破賀魯，復置四鎮——龜茲、于闐、疏勒、焉耆，碎葉自應包括在內。（黃麟書，〈唐代碎葉城考〉，頁45～54，收入氏著，《邊塞研究》，香港：造陽文學社，民國68年12月出版，頁31～74）由上知諸家皆認為四鎮之得失與唐之國力強弱、外族興衰有密切關連。關於碎葉之置鎮，大谷、松田、章氏皆認為始於顯慶三年。獨黃麟書先生認為始於貞觀二十三年。綜合各家說法，筆者認為以黃說為勝，本文之四鎮，即指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碎葉城，據沙畹（E. Chavannes）考證，在今中亞吹河（Chu R.）附近之Tokmak。〔沙畹著，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55年8月台一版），頁133〕在唐時，為西突厥要地，西域北、中道的交會點，更是唐帝國爭取中亞霸權的第一站。

〔註2〕參見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南京：勝利出版社，民國36年），頁66～71。

從此角度作綜合的研究，並兼及唐代的盛衰形勢。

研究邊疆史，因其多方面的雜性，咸被視為畏途，然其關於國史者，關係多而意義大。筆者有見於此，勉力爲之，庶幾有成，貢獻棉薄而已。

本文寫作方式，是在唐與突厥、吐蕃之和戰關係中，顯出四鎮的重要性，及四鎮對唐代國防的作用。在方法上，敘述以外，並用許多圖、表來簡化史事，期能對唐史研究做出一些成績。

第二章 四鎮的地理與人文

第一節 四鎮的地理

唐代前期（西元 618～755）所謂安西四鎮，即是指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分布在今塔里木盆地邊緣之山麓綠州與中亞吉爾吉斯草原一帶〔註 1〕。據當時記載，四鎮形勢大體如下：龜茲，「東距京師七千里而贏，自焉耆西南步二百里，度小山，經大河二，又步七百里乃至。橫千里，縱六百。」〔註 2〕于闐，「距京師九千七百里，瓜州贏四千里，并有漢戎盧、杆彌、渠勒、皮山五國故地。」〔註 3〕疏勒，「距京師九千里而贏。」〔註 4〕碎葉，「自龜茲贏六百里，踰小沙磧，有跋祿迦，小國也……西三百里，度石磧至凌山，……西北五百里至素葉水城（碎葉城）。」〔註 5〕（參見圖一）

一、山系水系

塔里木盆地西依帕米爾高原，南據崑崙山脈，北傍天山山脈。盆地略成菱形，地勢西高而東低，面積達九十一萬七千方公里。

〔註 1〕 關於安西四鎮問題，請參見第一章之註 1；據里程的推算及沙畹（E. Chavannes）與馮承鈞先生的考證：龜茲即今新疆省庫車（Kucha）縣；于闐今新疆省和闐（Khotan）縣治；疏勒今新疆省疏附（Kashgar）縣；碎葉今俄屬中亞吹（Chu）河下游之 Tokm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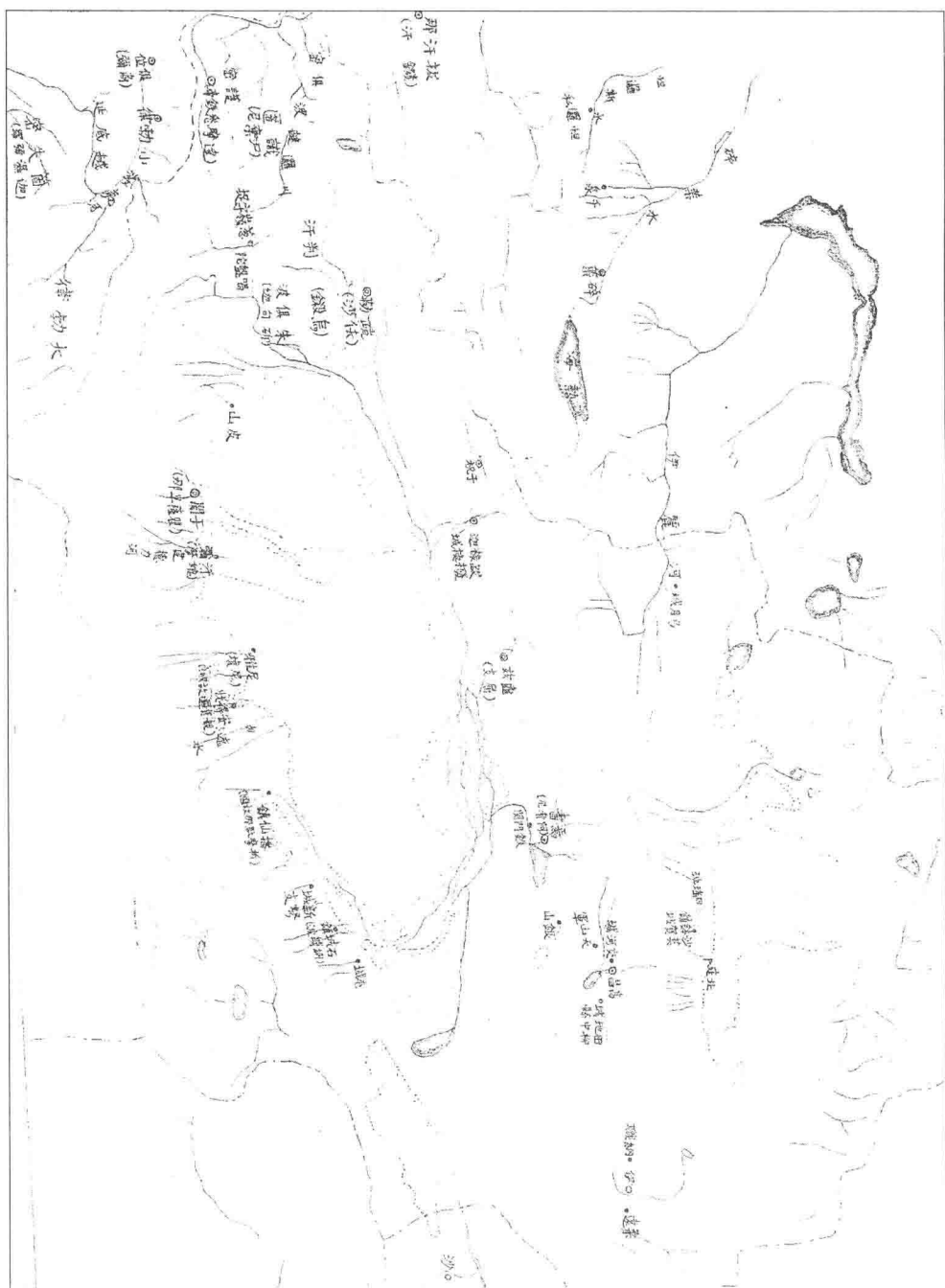
〔註 2〕 見宋祁、歐陽修，《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出版，民國 70 年元月三版），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龜茲傳〉，頁 6230。

〔註 3〕 見同前註引書，〈于闐傳〉，頁 6235。

〔註 4〕 見同前註引書，〈疏勒傳〉，頁 6233。

〔註 5〕 見同前註引書，附於〈龜茲傳〉，頁 6232～6233。

圖一：唐代前期安西四鎮關係位置圖



帕米爾高原北接天山，南接興都庫什山，為塔里木河及阿姆（Amu）河兩大水系之分水嶺，海拔概在五千米以上，為亞洲中部褶曲山系的會合地區，有「世界屋頂」之稱。帕米爾高度雖大，然能通過的山口並不少，就朗庫帕米爾（Rangkul Pamir）而言，統計已有三十處以上的山口，可供往來於塔里木盆地與中亞之間〔註6〕。因其居高屋建瓴之勢與交通要衝之區，其軍事地位至為重要，故開元中，破喝盤陀國（今新疆省蒲犁縣），於其地置葱嶺守捉，為安西極邊之戍。〔註7〕

由於帕米爾向東，為喀喇崑崙山，綿延於塔里木盆地之南，高達五千公尺以上。印度河發源於其西，葉爾羌河及其支流發源於其北，東流為塔里木河主幹。再向東，山脈愈高，高度達六千米以上。山脈至和闐分為二支：南支主脈東南行接岡底斯山；東支主脈東行轉東北為阿爾金山脈，再往東，山勢下降，沒入塔里木沙漠。由塔里木至拉薩約一千二百公里，為隋唐時代吐蕃入侵新疆之通途，亦為現在由青海通新疆之孔道。〔註8〕

天山山脈聳立於塔里木盆地北緣，東西行，山脈起自帕米爾高原北緯三十六度半之烏斯伯爾，北行至喀什噶爾西，為喀蘇拉特，為俄屬費爾干省與中國塔里木盆地之分水嶺。山脈又北轉東行，繞伊斯色克庫爾（Issyk Kul）之東，有多條冰河，其中之汗騰格里山，為天山山脈之主峰，高度達六千九百五十公尺。《新唐書》稱之為凌山〔註9〕，《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云：「凌山，即葱嶺北隅也，其山險峭，峻極於天。自開闢已來，冰雪所聚，積而為凌。春夏不解，凝洳污漫，與雲連屬，仰之皚然，莫覩其際。」〔註10〕亦指此山。自汗騰格里山向東，有山脈多條，圍繞於伊犁之東或北。東行集合於東經八十五度，再東行為博克多山，東北走沒入哈密東之戈壁中。天山為塔里木盆地及準噶爾盆地之界山，因山天之阻隔，山南山北氣候物產絕殊。山

〔註6〕參見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國》（台北：三民書局，民國70年5月初版），頁216。關於較詳細的交通路線可參看斯坦因（Sir Aurel Stein）著，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民國59年8月台三版），第十九章，頁203～215。

〔註7〕參見《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頁6234。

〔註8〕參見黃文弼，〈新疆地形概述〉，《邊政公論》第一卷十一、十二期合（民國31年7月），頁18。

〔註9〕參見《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頁6233。

〔註10〕見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台北：中華佛教文化館大藏經委員會印行，民國46年10月），大藏經第九十九冊，頁227。

北氣候溫潤，多雨雪，水草豐盈；山南氣候乾燥，終年不雨，沙漠居其大半。且山北自來為游牧民族所居之地，常憑藉其優越的地理環境，侵入山南城郭諸國，山南諸國每為其役屬。〔註11〕

在東部天山有數條平行的山脈。覺羅塔格山，北與巴爾庫山、博克多山之間形成哈密、吐魯番盆地為唐代通西域的主道〔註12〕。更南有庫魯克塔格山，向東綿延於疏勒河之北，南與阿爾金山對峙，形成羅布諾爾窪地，為漢時通西域要道，即所謂「陽關大道」。〔註13〕

在天山山脈之西，帕米爾之北，俄屬中亞有吉爾吉斯山為吹河與錫爾河分水嶺，高度達四千公尺，其北緣山麓水草地自古為交通要道。碎葉（今Tokmak）、千泉（在今Tokmak與Talas之間）即為唐時西突厥建牙之所在。

〔註14〕

塔里木河為南疆第一大河，其河源有二：北源曰喀什噶爾河，源於帕米爾高原之北喀蘇拉特山；南源曰葉爾羌河，源自喀喇崑崙山，兩河平行東北行至阿克蘇南交會，北納阿克蘇河，南納和闐河東流稱塔里木河。此後東行納庫車河、孔雀河、車爾成河，注入羅布泊。〔註15〕

依斯色克庫爾（Issyk Kul）位於伊犁西南三百餘公里。唐時稱為大清池或熱海，湖北岸為通西域要道，《大唐西域記》云自凌山「山行四百餘里至大清池，周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四面負山，眾流交湊色帶青黑，味兼鹹苦。洪濤浩汗，驚波汨湊。龍魚雜處，靈怪間起，……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註16〕（參見圖二）

〔註11〕 同註8，頁19。

〔註12〕 其交通路線可參考《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頁223～226。

〔註13〕 漢西域南道之路線，可參看班固，《漢書》（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5年10月再版），卷六十九上〈西域傳上〉，頁3872。南道，唐時仍為通西域之要道，然扞彌以東，漢時故國皆已化為廢墟。參見玄奘，《大唐西域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5年7月台二版），卷十二，頁187～188。

〔註14〕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建庭於千泉；突騎施烏質勒建牙於碎葉。見劉昫，《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民國70年元月三版），卷一九四下〈突厥下〉，頁5181～5190。另參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頁227。

〔註15〕 羅布泊，斯文海定（Sven Hedin）稱之為「飄泊的湖」，促成其遷移的因素，大約有四：（一）河流改道；（二）風沙壅塞；（三）羅布泊附近地勢平坦，湖水可任意遊行；（四）因樓蘭南遷至伊循城（今米蘭）後，北岸遂空寂無居民，因風沙之結果，河水減少，不久遂成沙漠。參見黃文弼，〈羅布淖爾水道之變遷〉，《禹貢半月刊》第五卷第二期，民國25年3月），頁87～90。

〔註16〕 見《大唐西域記》，卷一，頁8。

圖二：唐代安西四鎮地形圖

